

梁啓超史學論著三種

梁啓超史學論著三種

林毅校點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八〇年·香港

書 名 梁啟超史學論著三種
作 者 梁啟超
校 點 者 林毅
裝幀設計 沙戈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ong Kong Branch)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 次 1980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港幣十五元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076・3

馮美昌贈
29-10-91



梁啟超像

花東全集
卷之八

上少力去園

南海先生倦游歐美載渡日本同居須磨浦之雙

清閑述舊抒懷敬呈一百韵

弘道宗先覺匡時仗大行藏闕一世歌流謫千年先

德如陳寔承師得薛瑄先生父訓導公受學於康達淵

源淺此大辟煩託曹傳夫子承家學諸天舊散仙卷舒

身若億出入界三千乘願未塵渴能仁念浪顛陳詩夢

周魯窮易得坤乾名世應時出奇懷外俗愆罪言資貝

錦小隱託承鉞第木南天秀羣華東井聯天龍同法會

春夏盛歌絃我以年家末躬陪弟子貲識仁思負荷開

造張高堅霽抱波千頃頑剛石一春傳心時中我授記

目錄

新史學

中國之舊史

史學之界說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論正統

論書法

論紀年

中國歷史研究法

自序

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其範圍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第三章 史之改造

第四章 說史料

一〇 三

一六

二六

三三

三七

四三

四五

五二

七四

八三

第五章 史料之蒐集與鑑別

一一一

第六章 史蹟之論次

一四九

清代學術概論

蔣方震序

一八一

自序

一八三

第二自序

一八五

正文（一至三十二節）

一八六

校點者附記

二七三

新
史
學

中國之舊史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羣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第一 正史	(甲) 官書 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乙) 別史 如 <u>華嶠</u> 《後漢書》、 <u>習鑿齒</u> 《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第二 編年	《資治通鑑》等是也。
第三 紀事本末	(甲) 通體 如《通鑑紀事本末》、《 <u>釋史</u> 》等是也。 (乙) 別體 如《 <u>平定某某方略</u> 》、《 <u>三案始末</u> 》等是也。
第四 政書	(甲) 通體 如《 <u>通典</u> 》、《 <u>文獻通考</u> 》等是也。 (乙) 別體 如《 <u>唐開元禮</u> 》、《 <u>大清會典</u> 》、《 <u>大清通禮</u> 》等是也。 (丙) 小紀 如《 <u>漢官儀</u> 》等是也。

史學

- | | | | | | |
|--|---|---|--|--|--|
| <p>第五 雜史</p> <p>(甲) 綜記 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p> <p>(乙) 瑣記 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p> <p>(丙) 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耳。</p> | <p>第六 傳記</p> <p>(甲) 通體 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略》等是也。</p> <p>(乙) 別體 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p> | <p>第七 地志</p> <p>(甲) 通體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p> <p>(乙) 別體 如紀行等書是也。</p> | <p>第八 學史</p> <p>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p> <p>(甲) 理論 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p> | <p>第九 史學</p> <p>(乙) 事論 如《歷代史論》、《讀通鑑論》等是也。</p> <p>(丙) 雜論 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p> | <p>第十 附庸</p> <p>(甲) 外史 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p> <p>(乙) 考據 如《禹貢圖考》等是也。</p> <p>(丙) 注釋 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p> |
|--|---|---|--|--|--|

都爲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繙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

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爲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眞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鑑》，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爲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爲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爲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鑑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羣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賦芋，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爲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爲史者，以人物爲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爲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爲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爲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叙一羣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羣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羣、善其羣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羣力、羣智、羣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羣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爲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爲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

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爲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爲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藉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陸沉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餘種原質，作爲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羣之中有小羣。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羣與羣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

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人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鑑》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爲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三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罅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而不爲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爲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

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爲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爲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爲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爲主，以記述爲輔，實爲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爲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牀疊屋，爲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云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爲《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爲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復爲《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

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徧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某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羣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於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爲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徧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爲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史學之界說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爲循環之狀者。二曰爲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宇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爲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爲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爲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旋。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